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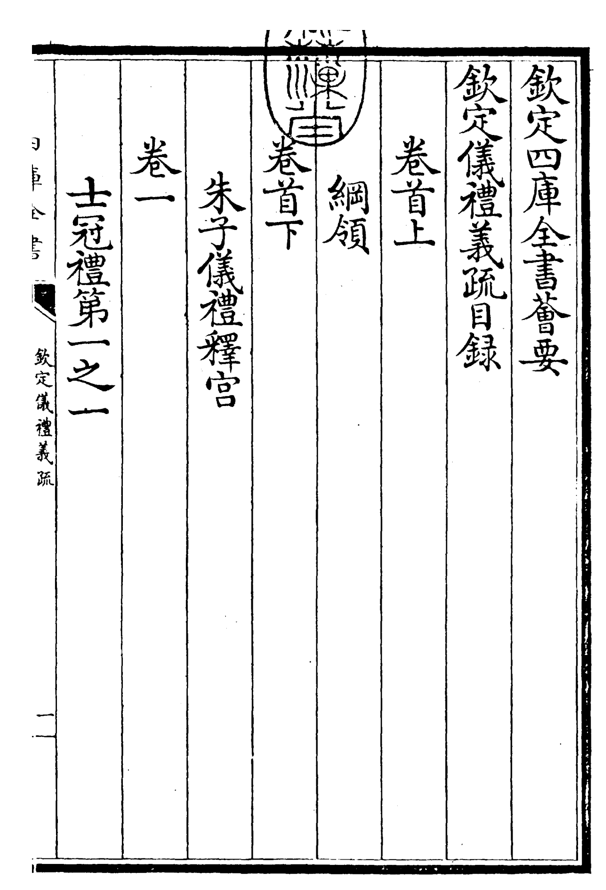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上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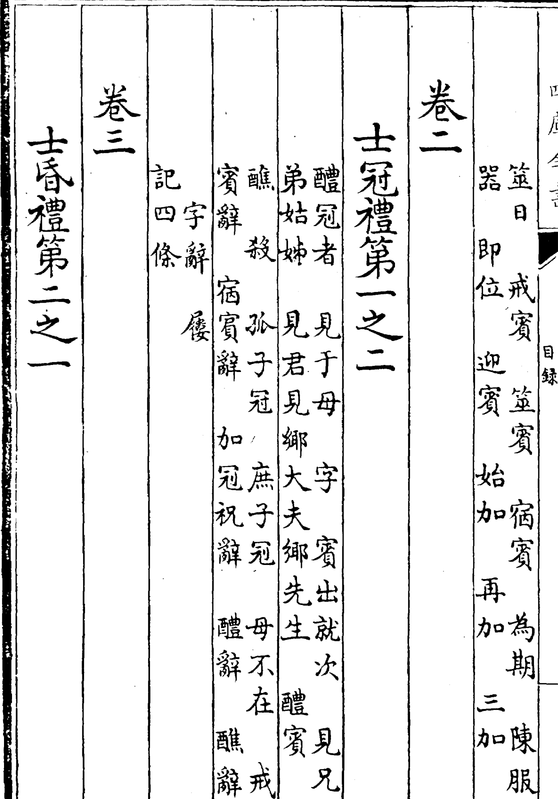
臣金士松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欽定儀禮義疏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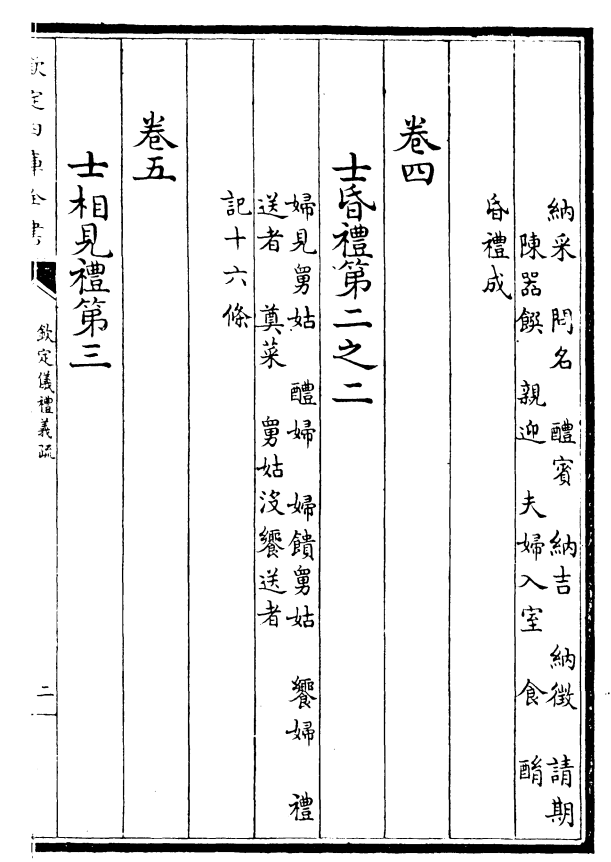


卷二

士冠禮第一之二

卷三

士昏禮第二之一



卷四

士昏禮第二之二

卷五

士相見禮第三

卷六

鄉飲酒禮第四之一

卷七

鄉飲酒禮第四之二

立司正　旅酬　二人舉觶　徹俎　說屨

升坐　無算爵　賓出　遵者之禮　拜賜

拜辱　息司正

記二十二條

卷八

鄉射禮第五之一

戒賓　陳席器　張侯　速賓　迎賓拜至

主人獻賓　賓酢主人　主人酬賓　主

人獻衆賓　一人舉觶　遵者之禮　樂

立司正　請射　納射器　比三耦　繫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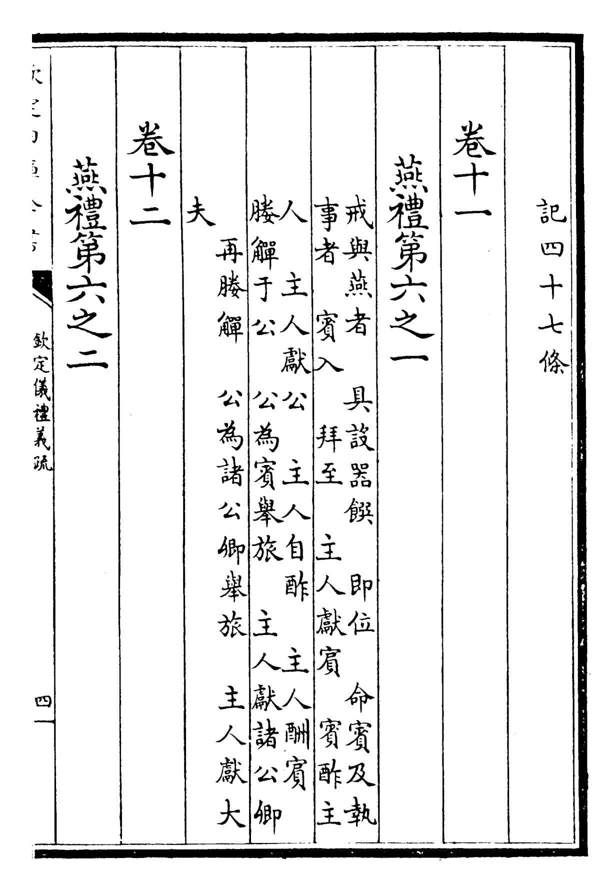
倚旌　遷樂　三耦就射位　誘射

卷九

鄉射禮第五之二

卷十

鄉射禮第五之三



記四十七條

卷十一

燕禮第六之一

卷十二

燕禮第六之二

卷十三

大射儀第七之一

納射器畫物　誓大史比三耦　誘射

卷十四

大射儀第七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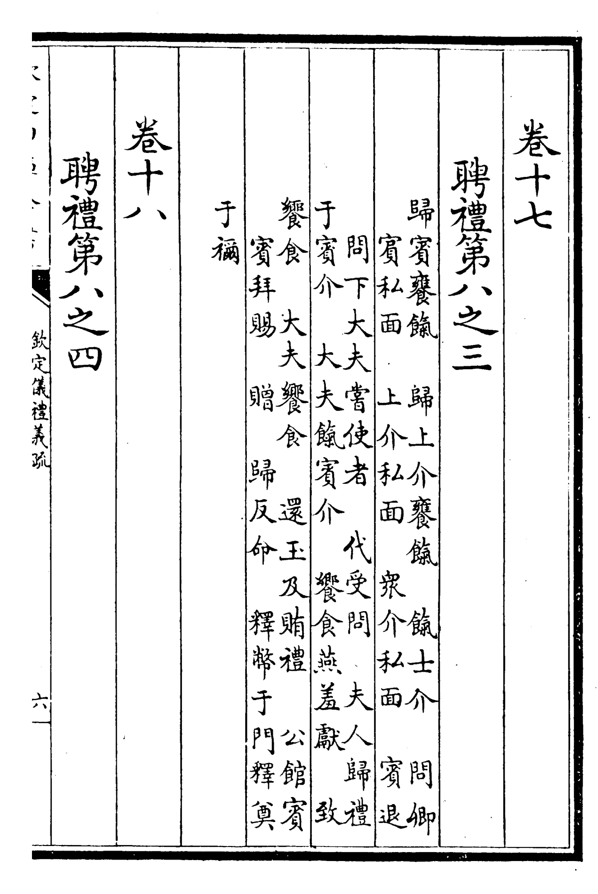
初射　取矢　再請射　比耦　三耦取矢于楅　再射　再取矢　告獲　飲不勝者　獻獲者之屬　獻釋獲者　三請射　耦皆取矢于楅　三射　取矢告獲如初　飲不勝者如初　耦皆復取矢于楅　射事畢　主公為大夫舉旅　徹俎　說屨升坐　主人獻士　賓媵觶于公　公為士舉旅　復射　主人獻庶子以下　無算爵　賓出公入

卷十五

聘禮第八之一

卷十六

聘禮第八之二



卷十七

聘禮第八之三

歸賓饔餼　歸上介饔餼　餼士介　問卿

賓私面　上介私面　衆介私面　賓退

問下大夫　嘗使者　代受問　夫人歸禮

于賓介　大夫餼賓介　饗食燕羞獻　致

饗食　大夫饗食　還玉及賄禮　公館賓

賓拜賜　贈　歸反命　釋幣于門　釋奠

于禰

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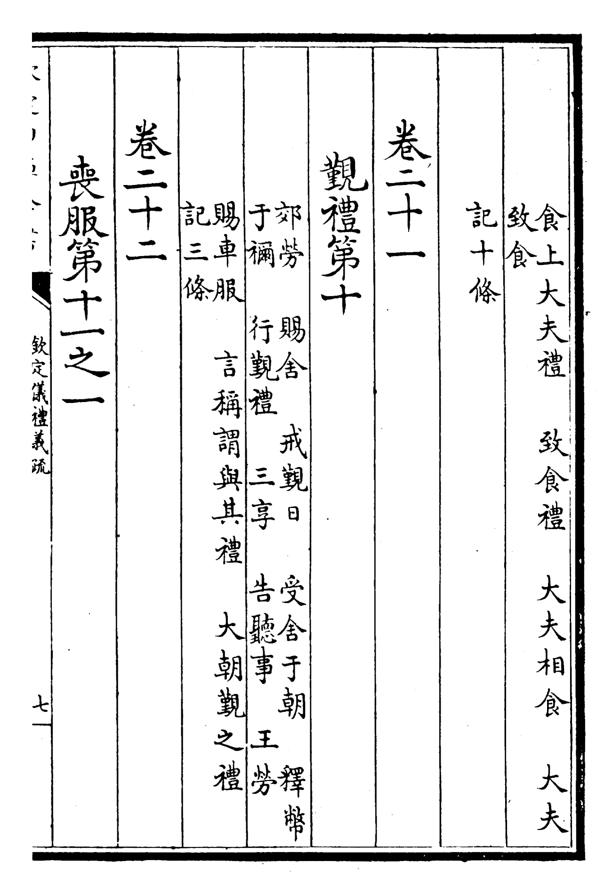
聘禮第八之四

卷十九

公食大夫禮第九之一

卷二十

公食大夫禮第九之二



食上大夫禮　致食禮　大夫相食　大夫致食

記十條

卷二十一

覲禮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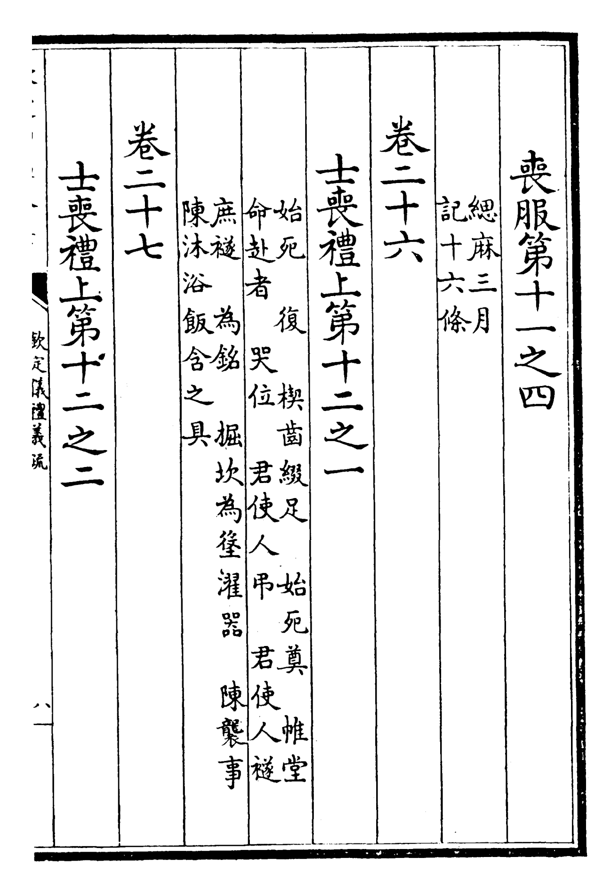
郊勞　賜舍　戒覲日　受舍于朝　釋幣于禰　行覲禮　三享　告聽事　王勞

賜車服　言稱謂與其禮　大朝覲之禮

記三條

卷二十二

喪服第十一之一



喪服第十一之四

緦麻三月
記十六條

卷二十六

士喪禮上第十二之一

始死　復　楔齒綴足　始死奠　帷堂
命赴者　哭位　君使人弔　君使人襚

庶襚　為銘　掘坎為垼濯器　陳襲事
陳沐浴飯含之具

卷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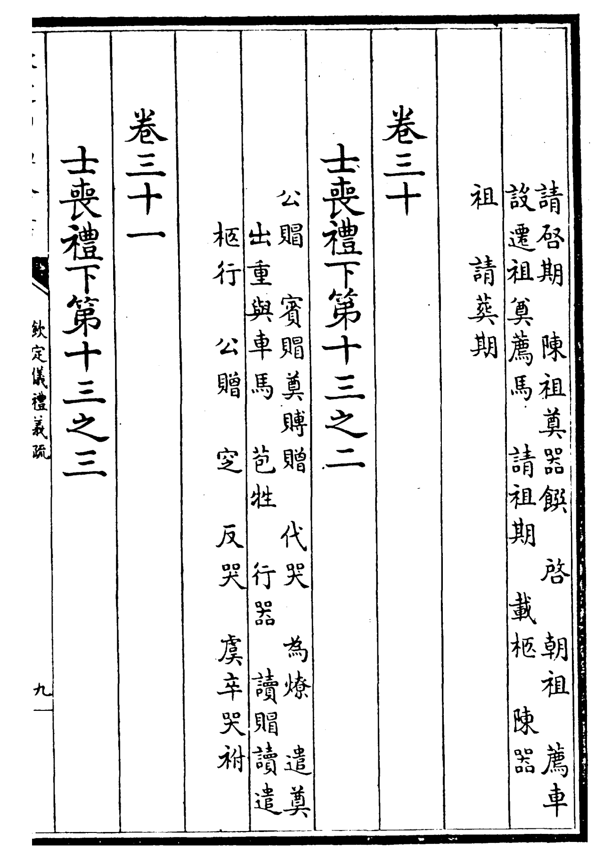
士喪禮上第十二之二

卷二十八

士喪禮上第十二之三

卷二十九

士喪禮下第十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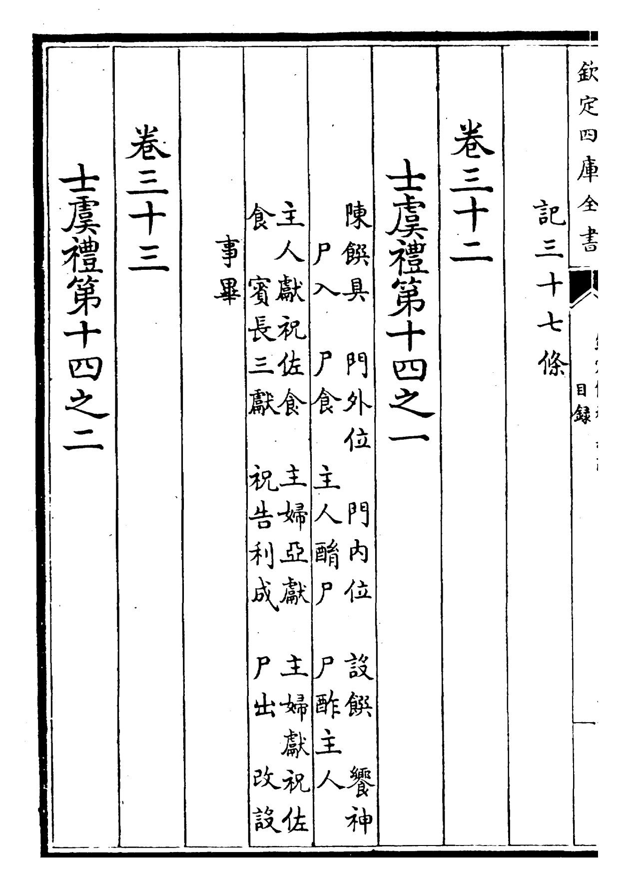


卷三十

士喪禮下第十三之二

卷三十一

士喪禮下第十三之三



記三十七條

卷三十二

士虞禮第十四之一

陳饌具　門外位　門内位　設饌饗神

尸入　尸食　主人酳尸　尸酢主人

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亞獻　主婦獻祝佐食

食賓長三獻　祝告利成　尸出　改設

事畢

卷三十三

士虞禮第十四之二

記十一條

卷三十四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之一

筮日　筮尸　宿尸　宿賓　視濯視牲為期　亨饎陳設　即位　設餕祝神

卷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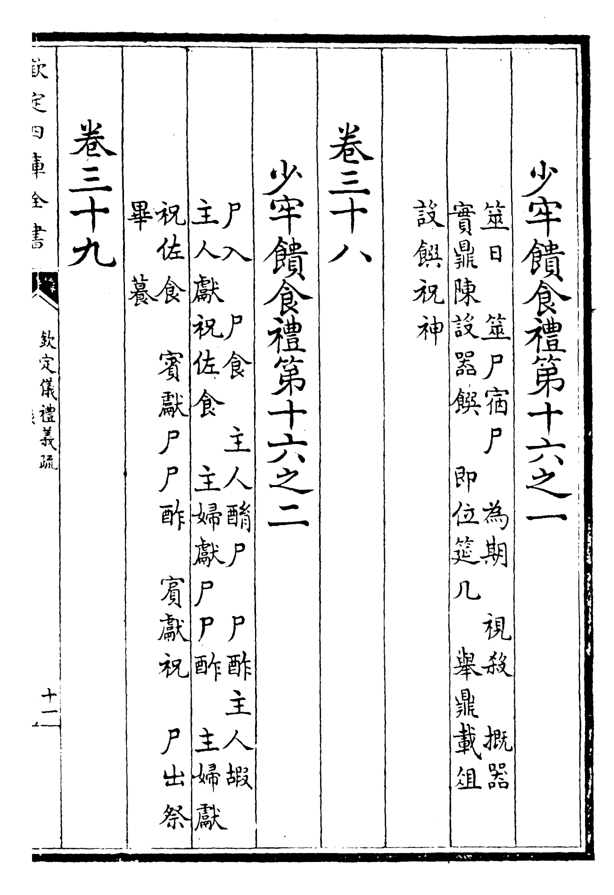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之二

尸入　尸食　主人酳尸　尸酢　主人嘏　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獻尸　尸酢　主婦獻祝佐食　賓長獻尸爵止　主婦致爵于主人　主人致爵于主婦　主婦自酢　賓作止人自酢

卷三十六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之三

卷三十七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之一

卷三十八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之二

卷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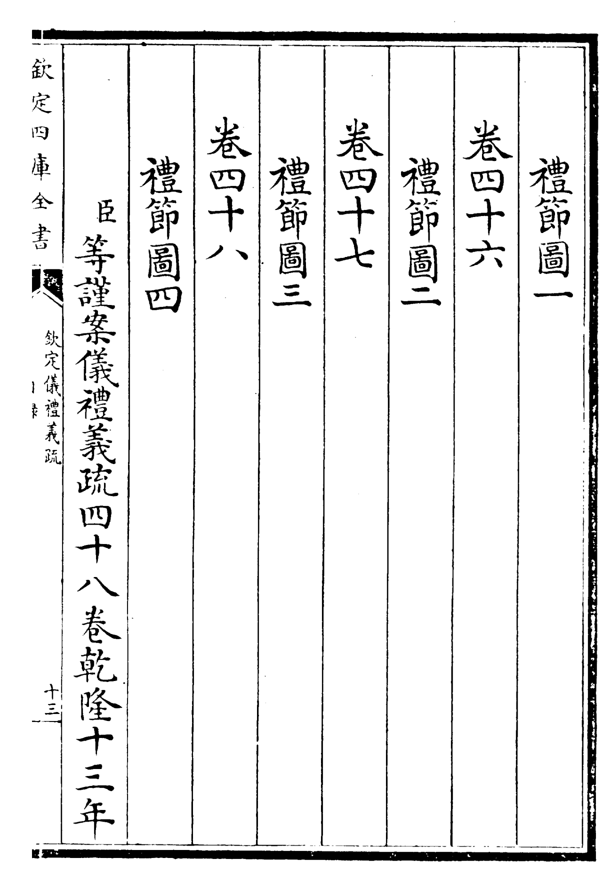
有司徹第十七之一

卷四十

有司徹第十七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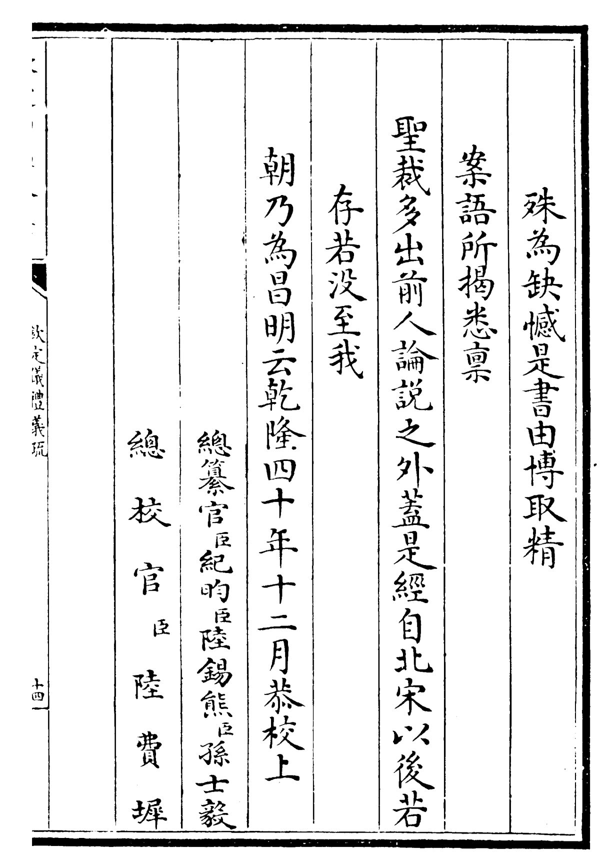
爵　上賓獻侑致于主人　尸酢上賓二
人舉觶于尸侑　旅酬　羞于堂下及房中
　凡弟後生舉觶于其長　次賓獻致　賓
一人舉觶于尸遂旅酬　堂下相酬無筭爵
　尸出禮畢　不賓尸尸食之禮　主人酳
尸　尸酢主人　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獻
尸　尸酢主婦　主婦獻祝佐食　賓長獻
尸爵止　主婦致爵于主人自酢　尸作止
爵酢賓　賓長獻祝佐食　賓長致于主人
主婦　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主人獻賓至
私人　羞于堂下及房中　次賓獻致　旅
酬無筭爵　上利獻尸祝　尸出祭禮畢
餕　改設　禮畢

卷四十一



臣等謹案儀禮義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

欽定禮自淹中全經散佚而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僅存逮王安石廢三禮學究諸科儀禮復過而不行朱子晚年尤拳拳是經此經傳通解之所為作也屬藁未就以屬門人黄幹楊復續成之致有條理復又本朱子之意為圖尤便初學自後究心於此者僅有李如圭張淳數家至元則敖繼公吴澄輩一二人而已明永樂中修五經大全乃置周禮儀禮於不問



殊為缺憾是書由博取精

案語所揭悉禀

聖裁多出前人論說之外蓋是經自北宋以後若

存若没至我

朝乃為昌明云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儀禮義疏凡例

一儀禮相傳周公所作春秋傳云先君周公作周禮今五官之書本名周官非傳所指也意者即此經與但書缺不完僅存十七篇而已篇次先後大戴小戴劉向別録各有異同兹從鄭氏悉依劉向別録之舊

一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主而取周官

禮記及他經傳記之言禮者以類相從其門人黄氏榦楊氏復亦遵其例續成喪祭二禮兹屬三禮分治故於儀禮經記之外概無附益

一朱子謂儀禮經不分章所以難讀每篇俱案行禮之節次分為章段以後楊氏復作儀禮圖敖氏繼公著儀禮集説俱分章段而與朱子本微有異同兹所分章大概遵用朱子而於楊敖兩家亦參取其長者

一朱子割記附經固亦便於學者然敖氏繼公謂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有無為兩條而發者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分屬諸經未能清析不若仍其舊貫茲以經還經以記還記悉無移置而於記文亦略分節次以為識别焉

一易有程傳朱子本義詩有朱子集傳書有蔡沈集傳亦經朱子指授故折中彙纂皆以之為主

視其離合以為衆說之去留春秋則有不用胡傳更立一義者三禮自朱子請修而未果羣言莫適為主即儀禮經傳通解亦第開其端緒而意義則未暇發明茲故特起義例分為七類俾大義分明而後無綜衆說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

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五曰存疑各持一説義亦可通又或已經駁論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廢六曰存異名物象數久遠無傳難得其真或創立一説雖未愜人心而不得不姑存之以資考辨七曰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合全篇而論之以此七類敘次排纂庶幾大指開卷了然而旁推交通義類可曲盡也案語各以類附

一儀禮高堂生所傳者為今文出於淹中者為古文經文並同而字間有異鄭氏於二者之中擇從其一而仍存古文其為其今文其為其於注末志慎也茲另提附經文音切之下以省溷目其後人有所論說或不從鄭氏者仍入本注

一所取各家之說以經文先後為序不以其人之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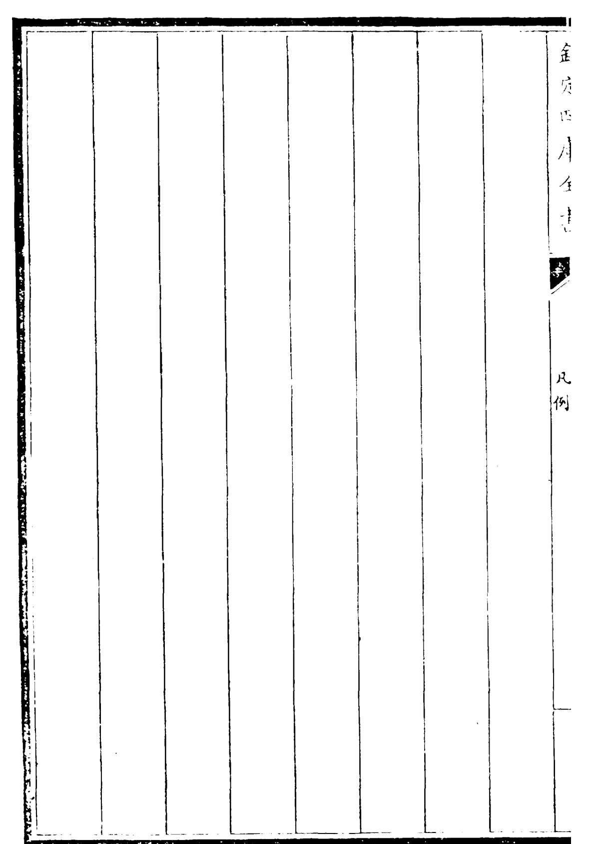
一賈疏釋注者雙行小書各分附本注之下後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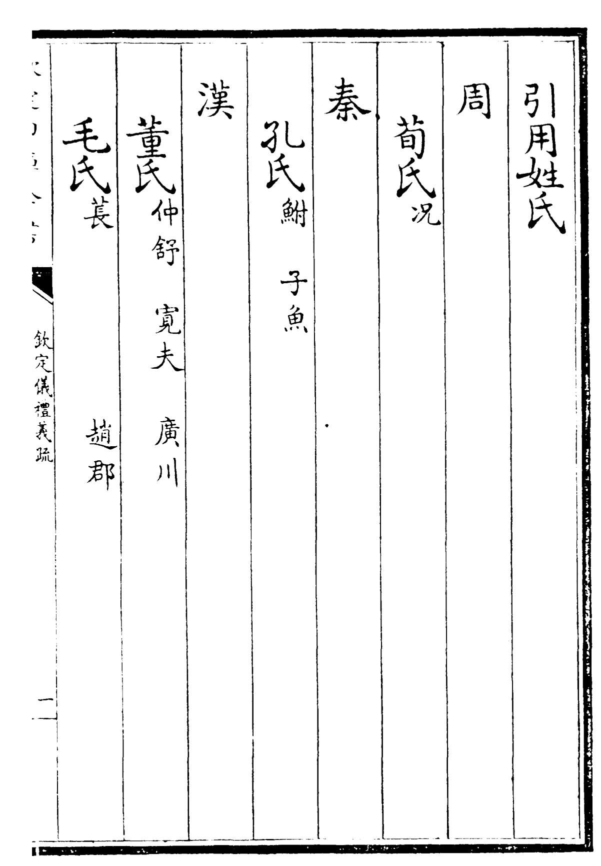
說有與注疏相證相足者亦然其推闡經義者
仍大書特列
一儀禮自注疏而外前人解詁頗少即經籍藝文
偶有其目而書或不傳閒見一二亦多摭取注
疏刪改成文罕有自出心裁者惟元儒敖繼公
集說細心密理抉摘闡發頗能得經之曲折其
偶駁正注疏亦詞氣安和茲編所採特多其有
未是者仍加駁論

一歷代史志所載禮經傳授源流及先儒所論制禮之本禮之大經大法隆禮由禮之方與評議諸家是非優劣弁後世沿習流變之儀法采為綱領

一廟朝寢舍古今殊制學者必先曉其梗概乃可以讀全經而無所窒礙茲取朱子儀禮釋宮一冊加以附論講是去非與綱領並列卷首庶以便於學者

一聶氏崇義三禮圖專圖名物器用楊氏復儀禮圖則圖行禮之節次而名物器用不與焉二圖不可偏廢故卷帙差多又朱子嘗斥聶氏禮圖醜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楊氏圖成於朱子之後未經朱子點勘不能無所謬繆兹按據經文并參陳祥道禮書圖逐條論說以附全經之末云





引用姓氏

周

荀氏況

秦

孔氏鮒　子魚

漢

董氏仲舒　寛夫　廣川

毛氏萇　趙郡

司馬氏遷　子長　龍門

孔氏安國　子國

王氏吉　子陽　臯虞

戴氏德　延君　譙國

戴氏聖　次君

韋氏元成　少翁

蕭氏望之　長倩、蘭陵

聞人氏通漢　子方　沛縣

匡氏衡　稚圭

師氏丹　仲公　東武

劉氏向　子政

劉氏歆　子駿

杜氏子春　緱氏

班氏固　孟堅　扶風

賈氏逵　景伯

鄭氏興　少贛

鄭氏衆 仲師

馬氏融 季長 扶風

許氏慎 叔重

王氏充 仲任

服氏虔 子慎

盧氏植 子幹 涿郡

鄭氏玄 康成 高密

趙氏商 河内

趙氏岐 邠卿 又字臺卿

何氏休 邵公 任城

應氏劭 仲瑗 南頓 一字仲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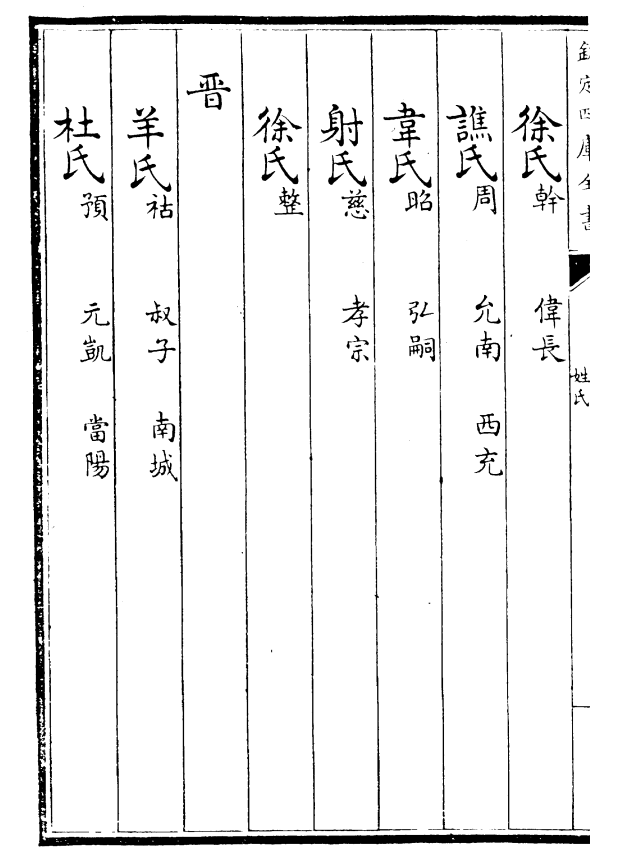
阮氏諶 士信 陳留

劉氏熙 成國 以下三國時人依周易折中之例附於漢末

田氏瓊

王氏肅 子邕

孫氏炎 叔然



徐氏幹 偉長

譙氏周 允南 西充

韋氏昭 弘嗣

射氏慈 孝宗

徐氏整

晋

羊氏祜 叔子 南城

杜氏預 元凱 當陽

摯氏虞　仲治　長安

荀氏顗　景倩　頴川

淳于氏睿

鄭氏昕

習氏鑿齒　彥威

束氏皙　廣微

孫氏毓

郭氏璞　景純

范氏甯　武子

虞氏喜　仲寧　餘姚

袁氏準　孝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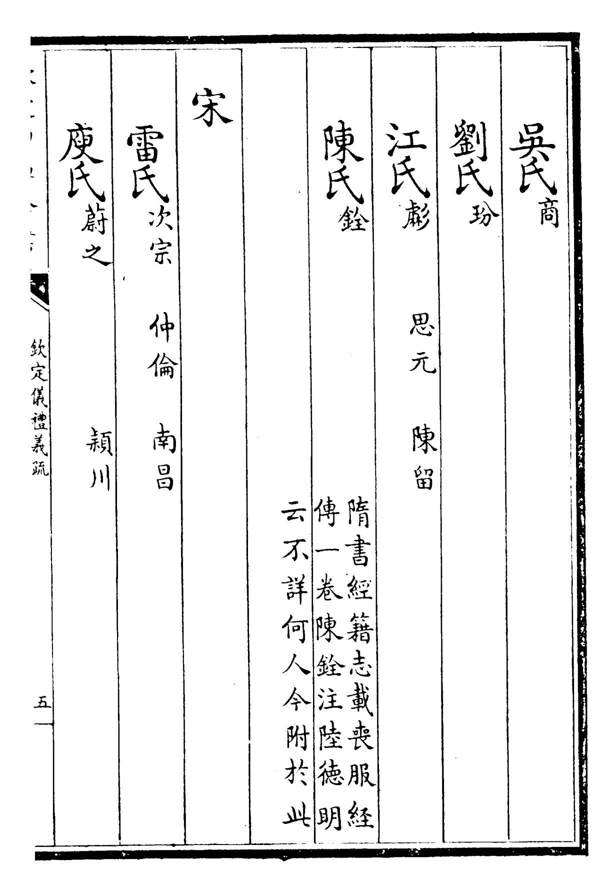
賀氏循　彦先

徐氏邈　仙民　姑幕

許氏猛　高陽

綦毋氏邃

劉氏智



吳氏商

劉氏玢

江氏彪　思元　陳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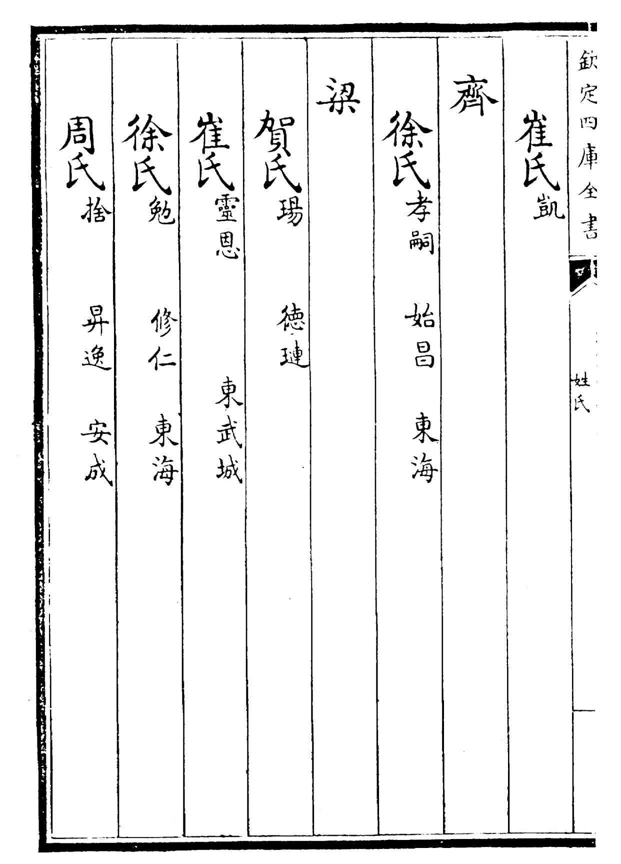
陳氏銓

隋書經籍志載喪服經傳一卷陳銓注陸德明云不詳何人今附於此

宋

雷氏次宗　仲倫　南昌

庾氏蔚之　潁川



崔氏 凱

齊

徐氏 孝嗣 始昌 東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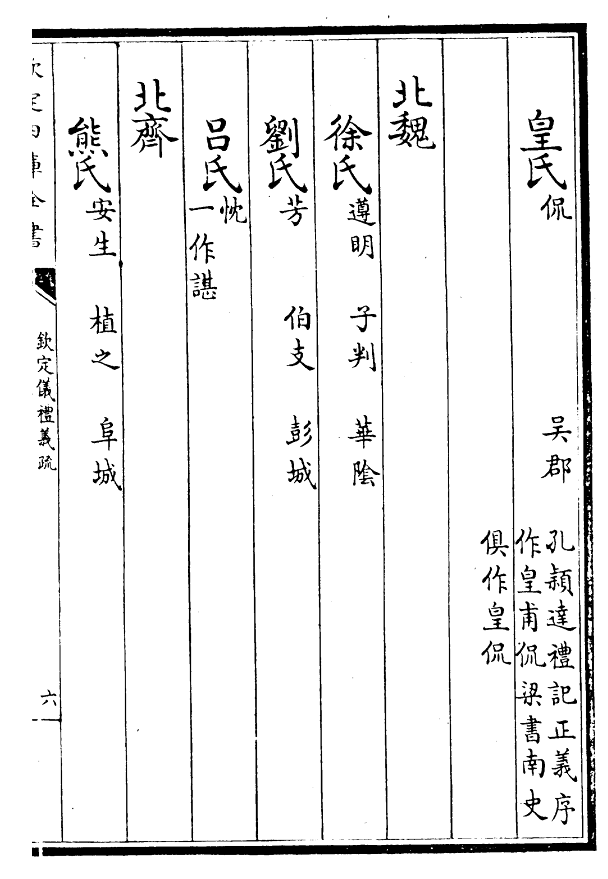
梁

賀氏 瑒 德璉

崔氏 靈恩 東武城

徐氏 勉 修仁 東海

周氏 捨 昇逸 安成



皇氏侃　吴郡　孔頴達禮記正義序作皇甫侃梁書南史俱作皇侃

北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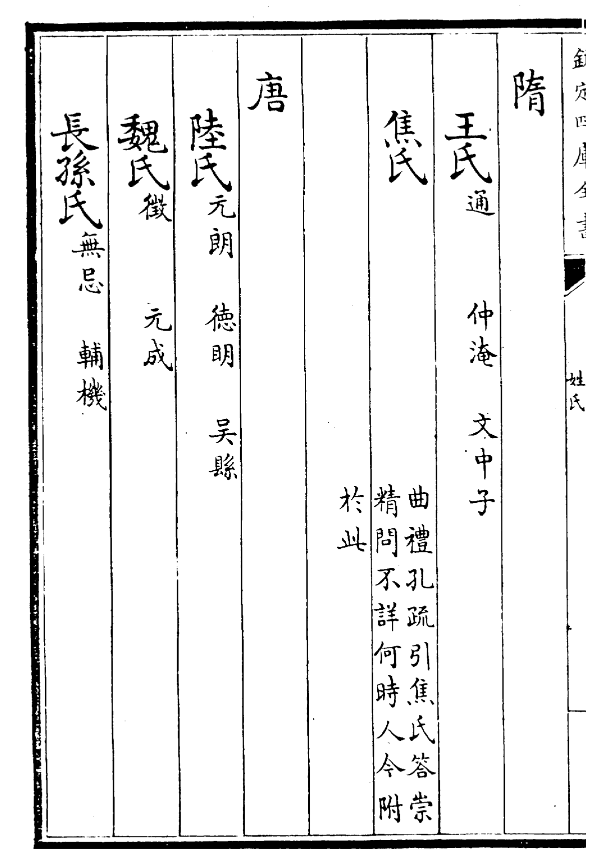
徐氏遵明　子判　華陰

劉氏芳　伯支　彭城

呂氏忱一作諶

北齊

熊氏安生　植之　阜城



隋

王氏 通 仲淹 文中子

焦氏 曲禮孔疏引焦氏答崇精問不詳何時人今附於此

唐

陸氏 元朗 德明 吴縣

魏氏 徵 元成

長孫氏 無忌 輔機

孔氏穎達 仲達一作沖遠 衡水

賈氏公彥 洺州

顔氏師古 籀 萬年

張氏九齡 子壽 曲江

裴氏耀卿 煥之

韋氏述 萬年

崔氏沔 善沖 長安

徐氏堅 元固 長城

李氏涪

杜氏佑　君卿　萬年

趙氏匡　伯循　河東

楊氏倞

韓氏愈　退之　昌黎

張氏鎰　聶崇義據六家圖作三禮圖張鎰其一家也今附於此

宋

聶氏崇義　洛陽

邢氏昺　叔明

歐陽氏修　永叔　廬陵

曾氏鞏　子固　南豐

劉氏敞　原父　公是　臨江

劉氏攽　貢父　公非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陳氏師道　無已　後山

王氏昭禹　光遠　東嚴

方氏慤　性夫　嚴陵

馬氏晞孟　彥醇

劉氏彝　執中　長樂

彭氏思永　季長　廬陵

陸氏佃　農師　山陰

周子敦頤　茂叔　濂溪

程子顥　伯淳　明道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張子載　子厚　横渠

范氏祖禹　淳夫　華陽

晁氏説之　以道　嵩山

沈氏括　存中　夢溪翁

吕氏大臨　與叔　藍田

吕氏大鈞　和叔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陳氏祥道 用之 三山

陳氏晹 晉之

葉氏夢得 少藴 石林

胡氏安國 康侯 崇安

張氏淳 忠父 永嘉

胡氏銓 邦衡 澹菴 廬陵

應氏鏞 子容 金華

高氏閌 抑崇 息齋 四明

程氏大昌 泰之 休寧

范氏處義 逸齋

鄭氏樵 漁仲 夾漈

胡氏寅 明仲 致堂

胡氏宏 仁仲 五峰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朱子熹 元晦 紫陽

薛氏季宣　士龍　永嘉

黄氏度　文叔　山陰

羅氏願　端良

葉氏時　秀發　竹埜

鄭氏鍔　剛中　三山

蔡氏元定　季通　西山

李氏如圭　寶之　廬陵

黄氏榦　直卿　勉齋

輔氏廣 漢卿 潛庵 慶源

蔡氏沈 仲默 九峰

葛氏勝仲

楊氏復 信齋 秦溪

楊氏簡 敬仲 慈湖

朱氏在

陳氏汲 及之

晁氏公武 子止 昭德

眞氏德秀 景元 一字希元 西山

魏氏了翁 華父 鶴山

王氏與之 次點

李氏心傳 微之 秀巖

嚴氏粲 坦叔 華谷

易氏祓 彥章 山齋

王氏應麟 伯厚 深寧叟

馬氏廷鸞 翔仲 碧梧 樂平

林氏希逸 鬳齋

元

馬氏端臨 貴與 鄱陽

敖氏繼公 君善 長樂

吴氏澄 幼清 草廬 臨川

金氏履祥 吉父 仁山 蘭谿

熊氏朋来 與可

陳氏澔 可大 雲莊 東匯

陳氏櫟 壽翁 定宇 新安

虞氏集 伯生 邵庵

張氏養浩 希孟 濟南

明

汪氏克寛 德輔 環谷

宋氏濂 景濂 潛溪

馮氏善 文所

邵氏寶 國賢 二泉

邱氏濬 仲深 瓊山

黄氏潤玉 南山 四明

王氏廷相 子衡 浚儀

吕氏柟 仲木 涇野

楊氏廷和 介夫 新都

薛氏蕙 君采 亳州

何氏孟春 子元 郴州

楊氏慎 用修 升庵

唐氏順之 應德 荊川

楊氏繼盛 仲芳 椒山

魏氏校 子才 莊渠

湛氏若水 元明 甘泉

歸氏有光 熙甫 震川

鄧氏元錫 汝極 潛谷

姜氏寶 廷善 鳳阿

朱氏載堉 鄭端清世子

王氏應電　昭明　明齋

郝氏敬　仲輿　楚望　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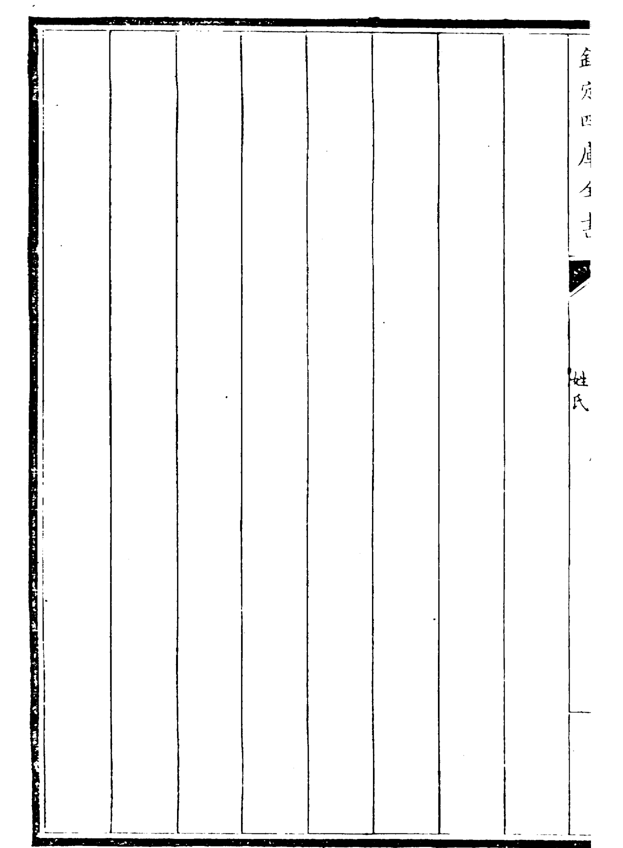
吕氏坤　叔簡　新吾

王氏志長　平仲　婁里

黄氏乾行　玉巖

劉氏績

黄氏叔暘　以上二人未詳世次今附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姓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十二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上

綱領一此篇論本經源流及本經精藴

司馬氏遷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劉氏歆曰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朱子曰案禮經威儀禮器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為禮儀臣瓚曰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近世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蘇氏林曰

海中里名也劉氏歆曰孔氏安國所得壁中書也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朱子曰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隋經籍志云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説顔氏籀曰瘉與愈同勝也朱子曰張淳云如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於劉説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為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

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藏於秘府伏而未發

班氏固曰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朱子曰案此即今儀禮也十七本作七十臨江劉敞云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今從之

王氏充曰宣帝時河内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

隋書經籍志曰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好古愛學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

之事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蒼為記故名曰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三家竝立後漢惟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褒漢末康成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經籍志目録鄭康成注儀禮十七卷王肅注儀禮十七卷馬融注喪服經傳一卷鄭康成注喪服經傳一卷王肅注喪服經傳一卷晉給事中袁準注喪服經傳一卷晉廬陵太守孔倫撰集注喪服經傳一卷陳銓注喪服經傳一卷宋大中大夫裴松之撰集注喪服經傳一卷雷次宗著略

注喪服經傳一卷宋丞相諮議參軍蔡超宗著集注喪服經傳二卷齊東平太守田僧紹解集解喪服經傳二卷梁步兵校尉五經博士賀瑒撰喪服義疏二卷梁尚書左丞何佟之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喪服傳一卷陳國子助教皇甫侃撰喪服文句義疏十卷陳國子祭酒謝嶠撰喪服義十卷

孔氏穎達曰儀禮之别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說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五名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

禮之别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也非謂篇有三千今行於世者惟十七篇而已外此則逸禮也　鄭君六藝論云案藝文志儒林傳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熊氏云五傳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

賈氏公彦曰秦燔滅典籍漢興求録遺文之後有古文今文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為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為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絶無師說祕在於館

朱子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 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

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曾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　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河間獻王所得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存不

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
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
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
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
多至五百餘篇儻或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
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無疑
矣　前此猶有三禮通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
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寜以来王安石變亂舊制廢

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
已甚
魏氏了翁曰河間獻王二戴馬鄭相與保殘補缺晉宋
隋唐諸儒迭為發揮三禮得不盡亡自正義既出先
儒全書泯不復見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而士習於
禮者滋鮮
熊氏禾曰儀禮為經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
穀乃其傳耳

王氏應麟曰禮古經五十六篇今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廵守禮見內宰注朝見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烝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疏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隋志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

逸篇之名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曽子記禮運五帝記見白虎通王度記見白虎通禮記注後漢輿服志周禮疏王霸記見夏官疏瑞命記見論衡及文選注辨名記見春秋疏孔子三朝記見史記漢書注月令記大學志見蔡邕論　隋牛弘云案劉向別録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隂陽泰山通義其書皆亡

吳氏澄曰逸禮劉歆欲列之學宫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曽不為意遂至於亡

邱氏濬曰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禮焉以上論本經源流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荀氏況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者也

董氏仲舒曰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

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

司馬氏遷曰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索隱曰大行秦官主禮儀漢景帝改曰大鴻臚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由来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徳厚者位尊禄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内而整齊萬民也是以君臣

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宫室飲食
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
劉氏向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
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
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
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絃之間少
不備因是絶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
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

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班氏固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　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荀氏爽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

鄭氏康成曰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

王氏通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長孫氏無忌曰周公弘制斯文吉凶賓軍嘉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禮失樂微風凋俗敝仲尼於是緝禮興樂欲救時敝顧道鬱不行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鄉飲

酒之禮廢則爭鬬之獄繁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

韓氏愈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盖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

歐陽氏修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

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

司馬氏光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

王氏安石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

知人而不知天則偽凡為禮者必詘其放敖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摯跪曲拳以見其恭故荀卿以為特劫以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耳此不思之過也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茍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

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

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　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程子曰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

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隨時更斟酌而損益之耳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

曾氏鞏曰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

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年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

陳氏祥道曰先王之治以禮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

用有等其冠昏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即器以觀理無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教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驕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之節奇者不得以亂常衺者不得以害正與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晚周而下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魯不知尚羔衛不知立市則時之

知禮者葢鮮矣漢興叔孫通之綿蕝禮儀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甲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襃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敏傅咸極論於晋而誚於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棄於一時繇漢以来千有餘載禮之道終不明禮之事終不行也

朱子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

得添他一毫不得惟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𧰼行得好只管切至於情文極細密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　儀禮事事都載在裏面其間曲折難行處他都有箇措置得恰好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

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綱紀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以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　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為事故自飲食居處洒掃欬唾之間皆有儀則聞之若不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惟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知未可以差殊觀也

呂氏祖謙曰周公制禮立於一時而萬世不易自非聖人議禮則未有久而不變故貞觀之禮不可行於顯慶而顯慶之禮不可行於開元

葛氏勝仲曰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之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趙簡子見子太叔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二子可謂知禮之本末矣然制

度文為雖禮之末捨此則安上治民之意無以寓則所謂禮之文者豈可不載述以詒後哉

楊氏復曰聖人胸中制作之妙盡天理節文之詳經緯彌綸混成全體竭天下之心思莫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書者苦其難也復曩從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得則擬為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咸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

未昭然可見矣

魏氏了翁曰儀禮一經以之參考諸經尤有功

馬氏廷鸞曰儀禮之書於奇詞奥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纎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

敖氏繼公曰夫子有言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

國家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為正天下之具也與

邱氏濬曰先王為治而必隆重於禮者盖以禮為教化之本所以遏民惡念而啓其善端約之於仁義道德之中而使其不蕩於規矩制度之外以至犯戒令罹刑憲焉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是故知男女之有欲也則制昏禮以止其淫僻之行於情竇未開之先知飲食之易爭也則制鄉飲以止其爭鬬之獄於

朶頤未動之始制喪祭之禮以止其背死忘生之念於哭臨奠獻之際制聘覲之禮以止其背畔侵陵之患於俎豆玉帛之間是皆不待欲動情勝而自有潛消速化之妙縱有過差不遠而復尚何差謬而至於千里之遼絶乎

郝氏敬曰儀禮較周禮切近儀禮周旋裼襲合下有實地以上論本經精蘊

綱領二此篇論本經義例及讀經方法

賈氏公彦曰儀禮之次賤者爲先又以士冠昏士相見爲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國君之等又爲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下先吉後凶凶盡則又行祭祀吉禮也　儀禮有古文今文鄭注禮之時以今古二字竝之若從今文不從古文即今文在經如士冠禮篇闑閾之等於注内疊出古文槷蹙之屬是也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注内疊出今文即士冠禮孝

友時格鄭注云今文格為嘏又喪服注今文無冠布纓之等是也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換見之即士冠禮壹揖壹讓升注云古文壹皆作一公食大夫三牲之肺不離賛者辯取之一以授賓注云古文一為壹是也又鄭疊古今之文者皆釋經義盡乃言之若疊古今之文訖須别釋餘義者則在後言之即士冠禮孝友時格注云今文格為嘏又云醮者不祝之類是也　喪服記子夏為之作傳不應自造還自解之記

當在子夏之前又鄭注禮記冠義云冠義者記於冠中之義也記時不同故有二記

朱子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食之禮　儀禮是經禮記

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　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

馬氏廷鸞曰後世以儀禮為殘闕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而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

熊氏朋来曰儀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少牢之下篇也　儀禮是

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以後即記矣鄉飲酒禮自記鄉朝服而謀賓介以後即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以後即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記矣覲禮自記几俟於東箱以後即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記矣士喪禮自記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

士喪之記也既夕則啓之所以後即既夕之記也喪服每章有子夏傳而記公子為其母以後又别為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大小戴固多格言而訛僞亦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汪氏克寛曰儀禮十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篇乃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少牢及有司徹篇乃諸侯之卿大夫祭祖禰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疏冠絰衣服年月之禮士喪禮上下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葬之禮士虞篇乃士既葬其親日中而祭於殯宮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相聘之禮覲禮篇乃諸侯覲天子之禮嘉禮之存惟士冠禮乃士之

子加冠之禮士昏禮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乃鄉大夫賓興賢能之禮鄉射禮乃士為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禮燕禮乃諸侯燕其臣之禮大射儀乃諸侯將有祭祀與羣臣燕飲而射之禮公食大夫禮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宗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盖皆遺逸軍禮又無存敖氏繼公曰周公此書為侯國而作也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

少牢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為侯國之書無疑矣　是經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耳而昏禮喪禮無聞焉是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

大夫之禮也而經無是禮焉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由此言之經之篇數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

郝氏敬曰今人用字尚象古人用字尚音尚象者辨其點畫尚音者切其意響如角柶之柶為匙也賓厭介之厭為壓也孝子圭為之圭為蠲也苴扐茅之苴為藉也一溢米之溢為搤也栗階之栗為歷也闈中之

閭為驢也錫衣之錫爲緆也交錯以辯之辯爲徧也

緌祭之緌爲墮也面枋之枋爲柄也若此類響切而

意合故古人隨宜用之以上論本經義例

荀氏況曰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於禮

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

張子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程子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朱子曰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後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

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　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貫通也　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　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

目見無非是禮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依據　儀禮疑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戴記為傳周禮作旁証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有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已工夫只管就外邉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且如曾子

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　禮廢久矣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能有舉而行之者殊不知禮書

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

敖氏繼公曰此經已亡逸者固不可復見矣其幸存者吾曹安可不盡心而講明之乎繼公沉潛既久忽若有得一開卷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與之揖讓周旋於其間蓋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者

郝氏敬曰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讀十七

篇而人倫日用品節度數無不在其中矣　飲食衣服升降裼襲坐起拜立別其嫌而明其微制其外而養其中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學禮者所當默識也　禮非強作是人道之經緯無禮則無人道是書所言冠昏喪祭品節秩序皆天理之不得不然其間煩瑣難行者則時勢古今之異學禮者所以貴達也　讀禮切忌附合凡禮家言非出一人一手世遠傳疑安得盡同但據本文

解釋同者自然脗合異者不妨幷存牽強比附失之愈遠以上論讀經方法

綱領三此篇論諸家醇疵及後代禮儀

范氏蔚宗曰漢興諸儒頗修藝文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康成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云

北史儒林傳曰漢世鄭康成竝為衆經注解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大行於河北自魏末大儒徐遵明兼通之其後三禮竝出徐遵明之門傳業於熊安生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於周儀兼通十二三焉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禮則同遵於鄭氏

隋書儒林傳曰馬光少好學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劉焯與諸儒

修定五禮自為狀曰周禮禮記竝堪講授儀禮用功蓋少

賈氏公彦曰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為章疏則有齊信都黄慶隋李孟悊二家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覾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案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以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

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鄭注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而黄氏妄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黄之謬也黄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

唐書曰孔頴達與顔師古王恭等受詔譔五經義訓凡百餘篇曰正義王恭講三禮别為義證甚精博

竇氏儼曰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髫之歲篤志禮經會國朝創制彜器迨於車服乃究其軌量親自規模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遂鑽研尋擇推較詳求躬命繢素凡舊圖之是者率由古典否者以實裁量作程立制昭示無窮

晁氏公武曰崔靈恩少篤學尤精禮傳仕魏歸梁爲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經義畫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大夫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

修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略其可否　賈公彦永徽中仕至大學博士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為詳明儀禮疏五十卷黄慶李孟悊各有疏義公彦刪二疏為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正之　三禮圖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諶綦毋君梁正夏侯伏明張鎰六家圖刋定

陳氏祥道曰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一卷永嘉張淳忠甫所校前有目録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

同以古監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　廬陵李如圭寳之嘗為釋宫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朱子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　儀禮疏得不甚分明　前賢之説雖或繁冗然其源流深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隱然默契　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　劉原父七經向見其初成之本後來得也計此亦是劉公少時作

不然則亦以其多而不能精耶　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甚該博陳氏勝陸氏　儀禮難得善本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

又論文廟釋奠祭器云祭器並依聶崇義禮圖之樣式其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

以為後世法紹興十五年曾有旨以其様制開説印造頒付州縣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而所頒降儀式印本尚仍聶氏舊圖之陋未為得也　又乞修三禮劄子云頃嘗與一二學者考訂禮説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説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閲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欲望特詔有司許就秘書省太常寺闗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

十餘人令其編類踏官屋與之居處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差撥抄寫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

宋史藝文志曰聶崇義三禮圖集註二十卷陳祥道註解儀禮三十二卷周燔儀禮詳解十七卷李如圭儀禮集釋十七卷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張淳儀禮識誤一卷黄榦續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九卷又

儀禮集傳集註十四卷楊復儀禮圖解十七卷魏了翁儀禮要義五十卷　三禮辨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皆有據

黄氏榦曰始余創二禮粗就質之先師先師喜曰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它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用此規模更定之

朱氏在曰經傳通解二十三卷盖先君晚歲之所新定是為絶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録惟書數一篇缺而

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見禮八篇
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注者此書之舊名也凡
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
而未暇删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藁至
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黄榦俾之
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
楊氏復曰勉齋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
徹大戴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

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廵守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為詳備　先生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即以其藁授復自此朝披夕閲不敢釋卷時在先生左右咨問抄識以待筆削不幸先生即世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宫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文獻通考云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已成書其子在刻之南康及張侯虙續刊喪禮又取祭禮藁併刊之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藁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

竊不自揆遂據槀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　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為佳爾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𥘉為家鄉邦國王朝喪祭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區區用心雖不敢謂無遺誤庶幾或有以得先師之心焉

熊氏禾曰文公晚年為經傳通解大綱細目具載歷門

人黄勉齋楊信齋三世克成書舊有刻本兵燹之後板帙散亡無初本所纂注疏語類傷繁後信齋為之圖解又復過略而文公初志將欲通經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為百王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以来諸名儒参校訂定墨本擬板行以便流布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制又闗洛以来諸儒折中之説輯為儀禮外傳以附其後庶可繼先儒未畢之志

敖氏繼公曰儀禮舊有康成注予輒刪其不合於經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名曰儀禮集說

吳氏澄曰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呂氏既不及答晚年所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以上論諸家醇疵

司馬氏遷曰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至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

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

班氏固曰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

咸為選首

范氏蔚宗曰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帝繼軌尤重經術

明帝幸三雍尊養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

執經問難於前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

異肅宗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　章和元年正月召

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

十二篇勅襃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宫東觀盡心集作襃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

沈氏約曰漢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為禮儀志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晋始則荀顗鄭

沖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

長孫氏無忌曰秦幷吞九國盡收其禮儀歸之咸陽惟採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至於儒林道盡詩禮為烟漠叔孫通起朝儀西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稱當世之美黄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削除乖謬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明山賓嚴植之陸璉賀瑒司馬褧裁成大典沈約等咸在參詳陳武平建業多准梁舊

後齊則博士熊安生等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弢竝習於儀禮者也隋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云

歐陽氏修曰自漢以来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梁以来始以其當時所行傅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

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

緇爲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䟽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逺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等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始備　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録十

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録開元已後
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
彦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来王公士民
婚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
宋史曰宋開寶中命御史中丞劉温叟等撰開寶通禮
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
百卷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嘉祐中
歐陽修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

禮以類相從為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大觀初置
議禮局請分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元年
續修成四百七十七卷
程子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舊嘗
修六禮原注冠昏喪祭鄉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
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
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
朱子曰儀禮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叔孫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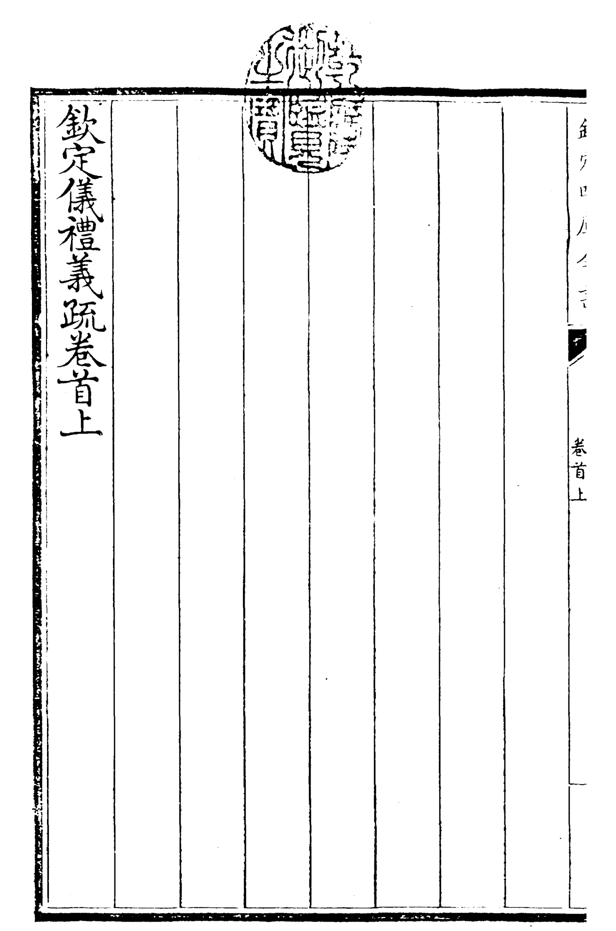
所制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巳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奸邪以私智損益疏略牴牾更沒理會　魏徵以小戴禮綜彚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録寘内府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二程與横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昏禮惟温公

者好　又家禮序曰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宫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其之患蓋兩病焉以是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禮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言大抵謹名分

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少補云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始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作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科如史科亦當有

楊氏復曰朱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横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疎略而用儀禮祭祀則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及而先生於此

尤拳拳也以上論後代禮儀



欽定儀禮義疏卷首上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詢